



## 麦月看麦

安徽合肥 许若齐

很喜欢作家许辉先生所著的《和地球上的小麦单独在一起》，它使我对淮北这个历史地理文化单元有了一种更质朴的感知。许先生的代后记《嫩桑摇曳的麦月》，让我品读再三。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：车窗外的小麦情境不断扎实闪过。人生的满足感真是太重要了。有时它只在我们咫尺之间的地方。只要我们处置得当，我想，我们就总能得到我们所梦寐以求的。这是一段不动声色的冷静煽动，足以诱惑我去进行一次情绪饱满、主题专一的出行。

麦月里，我要去看麦子。路线大抵这样：从合肥出，经长丰、凤台、颍上、利辛、涡阳……真的不知道终点在哪，走哪算哪。方向西北，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穿过安徽主要小麦产区。很明显，我是要去见识“那种绵延了数千年的小麦文明的盛况”，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短暂时间。

麦月里，天亮得早。早晨六时整，已在城西北绕城高速路的董铺水库桥上。水面上有薄薄的雾霭，远眺有淡抹轻描水墨画一般的感觉。太阳在朦胧中已悄然悬挂，如一腌熟透了的鸭蛋黄。明显地感觉到合肥人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爱惜的关注与作为。土地皆被密密匝匝的树林和绿茵茵的草皮包裹覆盖着，树林是被植造出来的，规规矩矩；草则由着它疯长，它们的旺盛在此时达到了极致。野花则一簇簇地开在草丛中，五颜六色，争鲜斗艳。过了凤台，有小块的麦地在路旁一排排杨树青枝绿叶间闪出。杨树的北方特征开始呈现，高大粗实，叶阔肥厚，挺拔卓然。

麦地不规则地排列，切割它们的往往是一条单调笔直的机耕道或乡间小路，尽头是几幢未贴外墙的青灰水泥色小楼；或者是一方水塘，水面由于几只大白鹅休闲式地游弋而显得充盈；塘边的几株枣树，一畦畦蔬菜地会激发起一种莫名的诗意。

过了颍上的八里河往正北不断地走，恐怕才算是见识到淮北真正意义上的麦原。地势坦荡如砥，小麦丰收在望，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恣意和狂野。麦际线被诸如高压线的铁塔、电信的基站等等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的标志物所阻隔，它们以高出农耕文明几个等级的强大俯瞰姿态，傲慢地纵横、穿行；在皖南，由于大山的巍峨岿然，它们很难显示出这种目空一切的优越感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国主要产麦区此时气势总体上还是恢宏的，能与之PK的，恐怕只有江南春天的油菜花与东北漫山遍野的玉米

了。油菜花在色泽上先声夺人，其金黄妖娆确实令人折腰；玉米在这里也长得健康茁壮，精神抖擞，但它终究是小众，比不得广大浩瀚的小麦。

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在他的《人类简史》一书中对小麦于人类的作用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小麦的出现与种植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，结论：不是我们驯服了小麦，而是小麦驯服了我们。

不管怎么说，小麦占据了地球上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表面积，没有小麦，我们怎么能活下去？或许是对生养土地的感恩与致敬，成熟的小麦呈土黄色，表达的是一种内敛含蓄的深沉谢意。风是它最好的朋友。早春时节，风吹麦绿；风渐渐暖了，催动拔节，天天向上；进入五月后，风开始燥热，拂过坦平的淮北田野，一遍遍把暗青色的麦地抚摸成黄色。穗头沉甸，麦芒老成，稳重而有节律地摇曳。

有些地里麦子已收割。没了穗头的麦子已然失去了傲骄的精气神，留下的半截身子萎靡不振地戳在地里；割下的半截杂堆堆放，像懒慵者晨起床上的那团未曾叠理的被褥。有机动小三轮沿着不宽的机耕道轰鸣而来，速度极快。风鼓动起驾手的长衫短发，甚是飒爽。车到跟前，发现竟是位沧桑满脸的老妇，已是这把年纪了，何以开得如此野性？此时，即便与麦原持有相当的距离，嗅觉的享受也大大超过视觉。燥热干净的空气里，膨胀着阳光、小麦、土地混合一体的气息。第一次接受如此大面积的浸润和熏陶，身心都免不了慌乱起来。我喜欢嗅闻的油菜花香，草地刈过后的青涩气，未曾被污染的河流在流动时散出的淡淡腥味，在丰腴度与成熟性上，都还不能与麦香相提并论。

接踵而来的事情是味觉的苏醒，当然只能是记忆的复活而已：西安古巷里的肉夹馍、泗县用柳条编的小筐子盛着端上来的烧饼……这也就成了一个俗人在麦月里短暂出行的最终向往。

## 麦田黄时乡愁浓

安徽蚌埠 徐玉向

早上帮老家的同学去看地。路过一片麦田，回到家，我的心情惆怅起来。

今年清明前一周，我回老家扫墓。在一片萋萋的麦田中，袅袅轻烟盘旋伸向半空。烟火散尽，只剩下刚齐小腿高的麦苗守着故乡的那片土地。

清明前两日我刚到外地项目上，一清早同学突然打来电话，问我在不在家。我说刚出远门。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，终究没说什么事情。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，同学再次来电话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。我说项目事多，四月底要搞活动，从二十八号一直到五月三号。更不巧的是，唯一的内侄五月二号，我必须得到场的。同学忍不住，又问起“五七”的讲究。我追问原因，他说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去世了，就在第一次打我电话的时候。她走的毫无征兆，头一天晚上他还煮了碗面。当天早起他外出办事，把饭煮好给在帮儿子带孩子的老伴打了电话嘱其回来照顾半天。半路上接到家中电话说老娘不行了。第一次打我电话时怕给我添麻烦，就没有直接说。后来，尽管他找了邻村的人帮忙看了地料理了老娘的后事，可是心里不踏实，想要我再看看。毕竟，交往十多年，知根知底的。

五月中，同学在微信上发了条信息：这一直没回来吗？第二次通话时约好了的，我回来时提前通知他。转眼半个月过去了，他一直没收到消息，难怪有些急。前天才把项目上的事交割清楚，昨天上车前给了他消息，约了今天上午去看地。他说中午

吃饭。我下午有视频会，遂没答应。他又约晚上去烧烤，好久没见面了，边吃边聊聊天。我知道他还没从失去母亲的悲伤中走出来，想找人倾诉一下。可是，我晚上还有很多功课要做，再次谢绝了。

今天上午，当我们从坟地转出时，隔着树林，是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。同学见我站在路边，催促说：“麦子有什么看头，你难道不是农村出来的。”

汽车一转，同学把我带到他的老宅。几年前来过一次，那时他的母亲还在。当我迈进装修齐整的前院时，忽然觉得空荡起来。后院也修葺如新，只不过菜园中已一片荒芜。几棵半黄的油菜东倒西歪。在项目周边，早两个星期都收割完了。各色的草在初夏疯狂地生长，以至小小的菜园差不多成了草园。

回程的路上，金黄的麦田一块接着一块，从车窗里纷纷倒退而去。儿时看到的麦子，不过是一种寻常庄稼。长大后为了生计长年辗转各处，再见麦田时，不由就想起故乡。去了一趟项目，麦子就由刚齐小腿转眼间麦穗就黄了。不知不觉中，伴随着小麦的一次次轮回，我们也渐渐老去。终究有一天，我们也会化作沉甸甸的麦穗，来做一次大地上的轮回。

## 栽秧季

安徽合肥 李云斌

皖中地区历来以种植水稻为主，如果不栽双季稻，小满前后开始栽秧，夏至前基本完成。俗话说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”到栽秧季，必须抓紧时间将秧栽下去，误了水稻生长期，打下的稻谷颗粒不饱满，产量会打折扣。栽秧是农村最忙的季节，因为午收也同时铺开，起早带晚是常事。天不亮，人还在睡梦中，尖锐的上工哨声划破黎明前的寂静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催促。有的人揉着惺忪的眼跟拉着鞋跌跌撞撞往秧田赶，有的人边跑边还在急急忙忙扣衣服。

摸黑栽秧不行，看不清方向，秧不容易栽直。起早只能拔秧，月光下，秧田中只听见哗啦啦的水声。拔秧、洗秧、捆秧，大家都在暗中较劲，谁也不敢懈怠，天亮后，身后的秧把一目了然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临上田埂前，将拔好的所有秧把捞起来码到田埂上沥水。拔秧人回家吃早饭，负责运秧把的人将秧把挑到要栽秧的田埂上，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间距将秧把扔到田里。又是阵阵急促的哨声，回家吃早饭的人撂下饭碗就往栽秧田赶，用过来人的话说“嘴含饭都要跑”，落后要挨批评。

领头趟秧的人必是大家公认的栽秧能手，秧既栽得快又栽得直，其他人接二连三跟着后面依样画葫芦。一般栽秧人在两手能顾及到的范围内同时栽八组，栽快的人有时帮左右隔壁栽慢的人带一两组，免得掉队太多难为情。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栽秧是弯腰活，边栽边往后退，还要随时瞄着前后左右，不但要考虑前后左右秧苗的间距，还要保证每组基本在一条线上。没有经过长期锻炼，腰痛得似断裂般疼。一趟秧栽完，躺倒田埂上，伸腰蹬腿，觉得是最大的享受。

栽秧有两种方法，多数人用右手大拇指、无名指和中指捏着秧苗往泥巴里插，左手握住秧把中间，大拇指配合右手及时将秧苗分出，双手默契配合，栽上的秧苗直立在田里；也有人用右手五指捏起秧苗往泥巴里插，栽的秧苗倾斜，由于接触面积大，秧苗插的不深，有时秧苗会漂起来，要重新插。

栽秧既是技术活也考验人干事是否麻利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来不得半点虚假。往往用栽秧考查新媳妇手里是否出活，故意派几位栽秧快手，将新媳妇夹在中间，大家你追我赶往后退，只闻水声响，偶尔偷瞄新媳妇的动作。手慢，周围都被别人插上秧，人陷入中间，立马现尴尬境地。如果栽的是冬闲冲田，浸泡一个冬天，泥巴比较松软，每次拔出脚都很费劲，人特别累。午季割过麦子或油菜的田，刚翻过的地里残留有麦茬或油菜秸的茬，脚往泥巴里插，不小心就会被划伤。

栽秧季，天气忽冷忽热，常遇寒流来袭，上身穿着棉坎肩，裤管卷到膝盖上，两条腿冻得像两根红萝卜，上下牙冷得直打颤。遇雨天，一群人背着篾背风在田里移动，只听见雨点敲打在背风上的啪啪声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歇工。整个栽秧季，人又累又困。有时，犁田人紧赶慢赶还没有将田整理好，栽秧人已拎着秧把站在边上等，有人趁机屁股挨田埂打起瞌睡。有时实在困得无法控制，栽着栽着一个跟跑人栽到田里，逗引得大家哄笑。

微风吹过原野